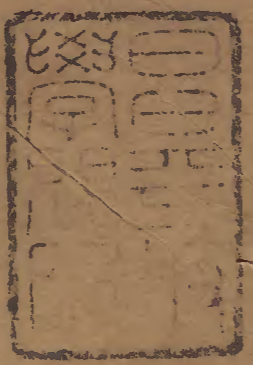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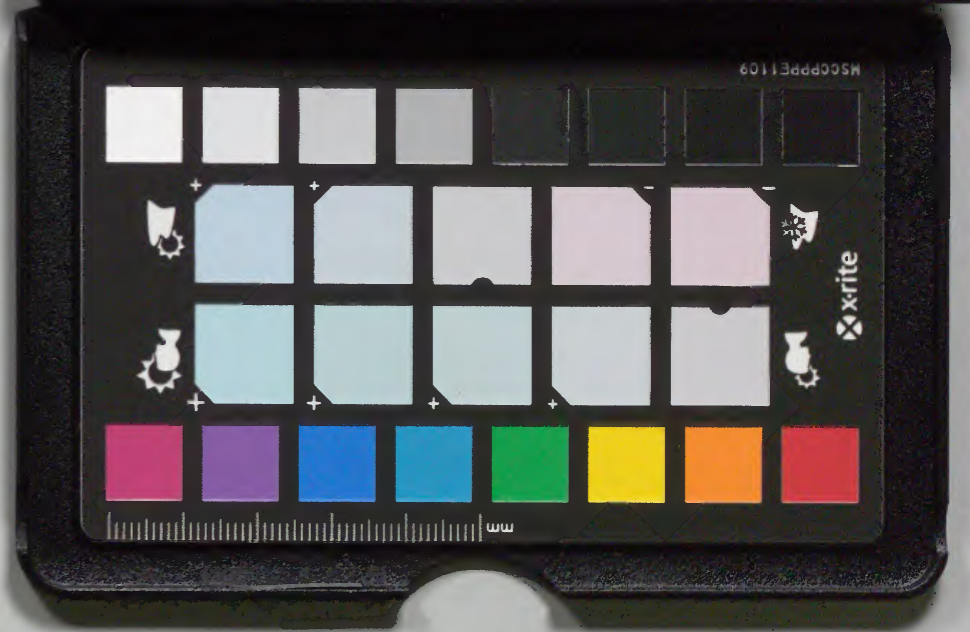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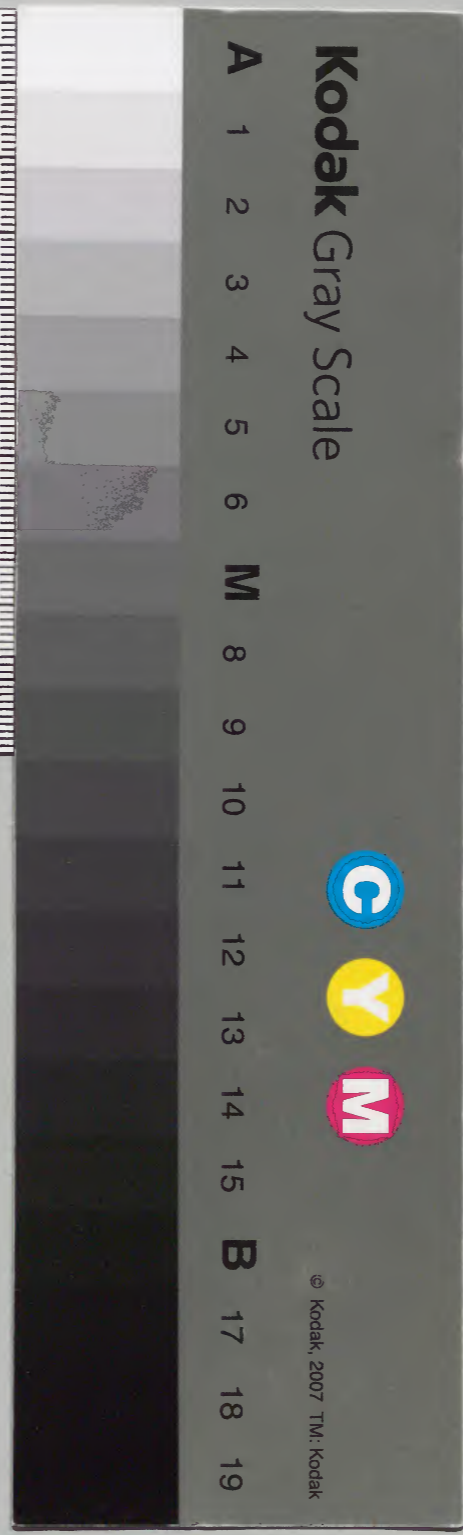
孔聖全書 十三



漢書門類			
二	二	二	二
六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七
一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九
四	四	四	四
冊	架	函	號
三	二	二	三

內閣文庫			
漢	二	二	二
書	六	六	六
	七	七	七
	一	一	一
	三	三	三
	九	九	九
	四	四	四
	冊	架	函
	二	二	三
	七	七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267
冊數	32 (13)
函號	287	66



孔聖全書論語卷之十三

後學蔡復賞 編述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

先進

子曰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孔

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潛室

陳氏曰從先進是夫子欲復文武周公之舊即從周也愚謂

稱周曰郁郁乎文即文質彬彬之文也周末文勝乃文勝質則史之文也

子曰從去聲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

孔聖全書

論語

卷之十三

十一

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朱子曰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

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平於患難去之中也弟子因孔

子之言記此十人而並目其所長分為四科孔子教人各因

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陳蔡者爾門人之

賢者固不止此十人也或曰何以知其為門人所記也朱子

曰吳氏例曰凡稱名者夫子之辭弟子師前相謂之辭稱字

者弟子自相謂之辭亦或弟子門人之辭得之矣諸說皆以

此章盡為夫子之言考之不審也

子曰田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悅音

慶源輔氏曰聖人之心義理昭融固不因人之問而後有所

知亦不以人之問而遂有所疑顧豈有待於學者之助哉厚

齋馮氏曰夫子固無待於助然於事物之理因人之疑問而

遂得以發明其精微是亦助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去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雲峯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為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

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

子所以稱之歟吳氏曰夫子於弟子未嘗稱字此或集語者

之誤

南容三去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去之○季康子問弟子

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槨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
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以為從大夫之後
不可徒行也

朱子曰顏路淵之父名無繇音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

受學焉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孔子時已致仕尚

從大夫之列言後譙詞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駟

以賻音附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邪俗作耶葬可以無槨駟

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音余

反諸市也且為音去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強音上以副其意豈

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為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音扶

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不音豈獨視有無而已哉或問以弟子

之年考之則顏淵之死先於伯魚故有以鯉死之言為夫子

之設言也諫子朱子曰以人情考之不應如此且王肅推信

家語最為深篤而亦此為年數之錯誤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朱子曰悼道無傳若天喪已也洪氏曰孔顏一體也回何敢

死子在故也天喪予回死故也雲峯胡氏曰夫子上接文王

之傳則曰天之未喪斯文下失顏淵之傳則曰天喪子然則

道統之絕續皆天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去聲從去聲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扶音人之為去聲慟而誰為

范氏謂哀發於誠心故不知其慟聖人之喜怒哀樂莫非誠心之發何獨於顏子而後發於誠心哉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固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勉齊黃氏曰喪予之嘆有慟之哀非厚於顏子也為道也請車却之厚葬責之非薄於顏子也為道也聖人之心無適非道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

知死○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胡浪反如也冉有子貢侃

侃如也子樂音洛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

仍舊貫如之何必改作子曰夫音扶人不言言必有中去聲○子

曰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已不同也門人不敬子路子

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

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音平子曰過猶不及○季氏富於

周公而求也為去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

而攻之可也

朱子曰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

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音僻由也彥五旦反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子曰

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去聲○子張問

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子曰論篤是與如字君子

者乎色莊者乎○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

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

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

也感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張敬夫曰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

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音汝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或

曰顏淵若死於夫子之難其如顏路何胡氏曰程子嘗言之

矣聞巷之人辭親遠適則同患難有相死之理况朋友乎况

弟子之於師乎其不可當未行而預斷不可臨難而始謀

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平聲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

由與求之問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

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平聲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厚齊馮氏曰子然季孫意如之子意如逐昭公者也子然習

於其父之所為懷無君之心久矣今得臣二子故問夫子蓋

將君魯而以為大臣也朱子曰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

然君臣之義則聞之孰矣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胡氏曰應答之頃可以沮潛竊扶綱常真聖人之言也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音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音夫侯者○子路

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音上乎爾毋吾以也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音去

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音機僅音由也為之

比音必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音詩之求爾何如

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

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祀如

會同端章甫願為小相音去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音若爾舍音上

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音上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

也曰莫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音于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

曾皙曰夫音扶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

子何哂由也曰為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

與音平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

評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張存中曰按史記家語載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則曾點必

少孔子十餘歲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或曰顏淵問仁而夫子告之以此何也朱子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仁義禮智之性具於其心仁雖專主於愛而實為心體之全德禮則專主於敬而心之所以為規矩者也然人有是身則口目口體之間不能無私欲之累以違於禮而害夫仁人而不仁則自其一身莫適為主而事物之間顛倒錯

亂益無所不至矣此聖門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顏子之問夫子特以克己復禮告之又曰視聽言動一於禮之謂仁非以仁與禮為二物也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音刃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訥言向難作亂牛常憂懼故

夫子告之以不憂不懼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朱子曰蓋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左傳哀公十四年雉入于曹以叛民叛之雉齊衛遂奔齊宋

子曰以傳考之桓魋欲殺宋公欲殺孔子其惡著矣而其弟

子頽子車亦與之同惡此牛所以憂其為亂將死也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莊菴膚受之愬訴不行焉可謂明也

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子貢問政子

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去上○子張問崇德辯惑子曰主忠信徙義

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去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

也○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

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朱子曰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史記孔子適

齊為高昭子家臣以通乎景公或問景公果能悅夫子之言

而繹之則如之何曰舉齊政而授之夫子則君臣父子之倫

正有餘矣惜其不能此齊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平子路無宿諾○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吳氏曰家語曰孔子為魯司寇聽訟皆進衆議者而問之若何皆曰云云然後孔子曰當從某子議是此聽訟吾猶人也
大孝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所以能使民無訟也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為政焉用殺予欲善而民善矣君子

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去遠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音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感與与平○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去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音見音子夏曰鄉去也吾見音於夫子而問知音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善哉言

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音遙不仁者遠矣如字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音墮不仁者遠矣

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音谷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如字請益曰無倦○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上諸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季路之責又不若冉有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不能如閔子之辭而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而康子不得而知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路奚_句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句奚其正之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去聲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朱子曰衛君謂出公轍也是時魯哀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

衛是時出公不殛其父而禰乃禮其祖名突奈音矣故孔子以正名為先馮氏曰時轍已立十二年矣胡氏曰崩曠欲殺母得罪於父而轍據國以拒父皆無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國也明矣夫子為政而以正名為先必將其其事之本末告諸天王請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則人倫正天理得名正言順而事成矣饒氏曰若真欲行此須是孔子為衛世卿而有權力當靈公初死輒未立之時為之則可朱子曰出公用之即謀逐之此豈近於人情意夫子果仕衛必以父子大倫明告出公使自為去就而後立郢之事可議也又曰聖人必不肯北面無父之人若轍有意改過廷善則夫子須先與斷約

如此做方字他做若輒不能然則夫子必不為之臣矣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

出子曰小人哉樊遲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

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音如是則四方之民襁

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音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去聲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馮氏曰子剛詩在晚年而平月兩言詩三百則知子之剛去

者無幾特釐正之以系於風雅頌之末云耳胡氏曰三百篇

固多易三百八十四文書五十八篇禮三千三百春秋二百

四十二年之事皆多也窮經而不能致用皆多而無益者也

孔子舉詩以例其餘耳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曰魯衛之政尤弟也

蘇氏曰是歲魯哀公七年衛出公五年也衛之政父不父子不子魯之政君不君臣不臣故孔子嘆之卒之哀公孫於邾而死於越出公奔宋而亦死於越其不相遠如此

子謂公丁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上有曰苟完美富有曰苟美矣○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尹氏曰孔子歎當時莫能用已也故云然朱子曰愚按史記蓋為去聲衛靈公不能用而發胡氏曰夫子言有用我者二一為衛不能用一為魯不能用即此亦可見魯衛之政兄弟矣或曰孔子之言如此然其為魯司寇聞政亦久矣而未見其效何也胡氏曰以春秋考之定公十年會齊于夾谷孔子以中都宰攝行相事以礼折齊齊人歸田魯之國勢已強矣至十二年夏墮三都是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之時也而少正卯已誅男女已別于塗商賈已信于市矣邱費既墮圍成具克於是伯子聽公伯寮之譖受齊女樂之饋至十三年春郊不致膳俎于大夫而孔子去魯矣蓋其明年築圍大蒐若

孔子為政則不為此可驗也然則為魯大司寇總歷三時又不得專其政而其功烈已如此使魯舉國以聽而又及於三月三年之久則其效宜何如哉朱子曰愚按胡氏所說年數與周紀孔子世家皆不合蓋以意言之爾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評殘去上殺矣誠哉是言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發 饒氏曰從政是大夫事為政是人君事夫子此言為大夫而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

以吾其與音預聞之

朱子曰冉有時為季氏宰吳氏曰古者大夫雖致仕國有大政亦必與之共謀蓋詢黃髮之意夫子哀公十一年冬友魯年六十九明年為告老之年哀公十二年春用田賦康子使冉有問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蓋至是不復以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音也人之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去聲如知為君之難也不幾乎

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音乎為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

喪邦乎喪去聲

吳氏曰定公之問亦可謂有意於治矣使其能用夫子之言兢兢業業以媚已之人為可畏三子之徒庶其小悛而魯其或興也惜乎女樂之事公既欲之而桓子又助成之是亦言不善而莫之違之類是以用夫子而不克終也嗟乎魯之衰也豈獨三子之過歟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吳氏曰夫子入楚接輿輩交議之葉公雖不議而不能相與反復也豈不惜夫

子夏為言父音甫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

小利則大事不成○葉公語去聲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

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去聲子隱子為父

隱直在其中矣○樊遲問仁子曰居處上聲恭執事敬與人忠雖

之夷狄不可棄也○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

有耻使去聲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

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法必果硜硜苦耕反

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

所交之人何足算同也○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音

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

不可以作巫醫善夫扶音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

復加子曰以別易文也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好惡皆去聲

朱子曰子貢之意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多寡而夫子以人之善惡決於好惡之公私一則核偏聽之失一則核理義之真言亦各有攸當也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

馬說音悅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

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憲問第十四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矣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去聲邦無道危行言孫

去聲

洪氏曰危非矯激也直道而已孫非阿諛也遠害而已吳氏曰言孫者亦非失其正也持少致其委曲如夫子之對陽貨

云爾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
 有仁○南宮适古活反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彘五報反盪士浪舟俱反
 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
 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音快未有
 小人而仁者也○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子曰
 為命禪音林反之謀音沉反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里子產潤色之○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
 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音食餼音暗沒齒無怨言
 朱子曰子西楚公子申昭王欲用孔子又沮止之其後卒召
 白公以致禍亂則其為人可知矣陳氏曰夫子非以私外之

吳氏曰當時有三子西鄭駟夏未嘗當國無大可稱楚宜申
 其亂被誅相去又遠皆所不論者獨公子申與孔子同時又
 讓國故以此為公子申胡氏曰鄭小國也介乎晉楚子產為
 政黜汰侈崇恭儉作封洫鑄刑書惜幣爭承皆所以豐財足
 用禁奸保良其用法雖深為政雖嚴而卒歸於愛故夫子以
 惠人蔽之及其卒也聞之出涕而曰古之遺愛也然孟子以
 為惠而不知為政禮記以為能食民而不能教者蓋先王之
 政之教子產誠有所未及也
 子曰貧而無怨雖富而無驕易○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

子聖全書
論語
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藝音異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音平要音平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

朱子曰四子各有所長而不能相兼又無禮樂以文之故智者至於要君勇者至於輕死藝者至於聚斂而不欲者又或不能以為小國之大夫也亦難以為成人矣故孔子言必兼此四人之能而又文之以禮樂則集其所長去其所短而後可以為成人也洪氏以為特以四子為言者四子皆魯人而莊子與子路皆卞人冉求又朋友也舉其近而易知者爾新序之而子養母戰而三北及母死齊伐魯莊子赴闔三獲甲

黃以獻曰此塞三北遂赴齊師殺十人而死可以觀勇

子問公音似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夫子之疑之何也吳氏曰文子請享靈公也史籀曰子富君貧禍必及矣觀此則文子之言豈能皆當而其取豈能皆善乎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雖曰不要音平君吾不信也○子

曰晉文公譎音決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子路曰桓公弑公

子糾居黜反召音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春秋傳作

糾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乎桓公弑公子糾不能死又相去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皮寄左衽而審反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音忍

後漢應邵獻帝時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愚謂召忽之死為守節仲之不死為改過皆有可取者孔子必不以召忽為匹夫匹婦之諒蓋泛言耳朱子曰召忽之失在於輔子糾以爭國而不在于死管仲之得在於九合之功而不在于不死後之君子有不幸而處

此者苟度其無管仲之才是不殆不若為召忽之不失其正也范氏以九合為仁之大以死節為義之小是謀利計功之言其害理甚矣若聖人之心果出於此則行一不義弑一不辜而得天下亦何憚而不為之乎楊氏又以忽之死為傷身仲之不死為徒義而夫子與仲之不死恐亦非聖人之意也夫子特以忽之功無足稱而其死不為過仲之不死未害義而其功有足褒爾固非予仲之生而貶忽之死也又曰聖人之於人有功則稱其功有罪則數其罪雜而兼舉之既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士免反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

為文矣

朱子曰公叔文子衛大夫公孫枝也

陳氏曰文子身後孔子於其既謚之後聞其嘗有此薦賢之美事故稱此一事而謂可以無愧於文之謚耳非於其人之身存而預議其謚也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去聲孔子曰仲

叔圍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許氏曰夫子平日語此三人皆所不許而此章之言乃若此可見聖人不以其所短棄其所長至公之心也鄭氏舜舉曰子適衛者五蓋有拳拳之意焉亦以靈公善用人庶或可以有為爾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

朝朝音潮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音扶三子孔子

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音扶三子者之三子

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朱子曰成子齊大夫名恒簡公齊君名壬事在春秋哀公十

四年是時孔子致仕居魯沐浴齊戒以告君重其事而不敢

忽也臣弑其君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人人得而誅之况

鄰國乎故夫子雖已告老而猶請哀公討之厚齊馮氏曰是

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焉而不復書陳恒之事蓋有所感傷

焉而魯之事不可為矣新安陳氏曰獲麟在哀公十四年之

春請討在是年之夏使此請聖人得遂其志則三綱復正周
室復興春秋可不必作矣惟此請之不遂此春秋所以不得
不作也春秋作而亂賊懼雖不得扶植當時之三綱而可以
扶植萬世之三綱焉或曰程子以左氏所記以魯之衆加齊
之半為非夫子之言然則夫子之戰將不復較其力之強弱
而獨以大義驅之耶朱子曰程子之言固然是矣然其所謂
必有處置謀度而後行者則亦非不量力而浪戰也其為計
則必請其君以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舉天下之兵以誅之也
以天下之兵討天下之賊彼雖衆強亦將奚以為哉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皆去聲○蘧伯玉使去聲人
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為對曰夫子欲寡其過
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使皆去聲
朱子 蘧伯玉衛大夫名瑗孔子居衛嘗主於其家既而又
魯故 聖使人來也與之坐敬其主而及其使也
子曰君 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去聲○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
仁者不愛知去聲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子貢
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扶者我則不暇○子曰不患人之不巳
知患其不能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為是栖栖者與平聲無乃為佞乎孔子

曰非敢為佞也疾固也○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朱子曰聖人之意非無用於才也周公之多才藝夫子之多能鄙事豈非才乎特所以為周公孔子者則不以才稱而以德稱耳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朱子曰聖人之教使人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則止一視夫理之當然而不以己之私意所同耳是則雖曰報怨而實害其為公平忠厚哉或曰然則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之殺人之義者人勿讎讎之則死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更誅乎

復讐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莫

也周公之法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此可以見聖人之心矣

子曰莫我知也夫音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公伯寮音寮愬子路於季孫

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方猶能驛諸市

朝音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音平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

其如命何

或問公伯寮學於孔門而所為若是何也朱子曰胡氏以為

寮非孔子弟子特季氏之黨耳若遊於孔門豈肯陷其朋友

哉又曰子路非王佐之才家臣非卿相之任其為用捨無足

言矣而孔子以道之興廢係焉也此隳三都出藏甲之時也
道之興廢故於是乎在耳

子曰賢者辟去声世一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
者七人矣○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

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與平声

胡氏曰晨門知世之不可而不為故以是譏孔子然不知聖
人之視天下無不可為之將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六字為句
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已紀音也斯已音而已矣深則厲淺則

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朱子曰聖人心同天地視天下猶一家中國猶一人不能一
日忘也陳氏曰聖人之心不能一日忘天下亦如天地之心
不能一日忘萬物天地生物之心不以閉塞成冬之時而息
聖人道濟天下之心不以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而息也

子張曰書云高宗詠河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
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胡氏曰子張以為人君三年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禍亂或
由以起也孔子告以聽於冢宰則禍亂非所憂矣或云聽冢
宰則禍亂非所憂然主少國疑之際得人如伊周霍焉則可
如莽操之姦豈不大可憂耶饒氏曰使嗣君剛明而冢宰有

莽操之姦則必能易而置之如其不能雖不總已以聽亦何益哉且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聖人只論其常耳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去聲弟

長去聲而無述焉老而不死是為賊以杖叩其脛其定反

朱子曰原壤孔子之故人母死而歌蓋老氏之流自放於禮法之外者夷躄音踳也言見孔子來而躄踳以待之也未

子曰原壤喪母而歌孔子為弗聞者矣今乃責其夷俟何舍其重而責其輕邪蓋數其喪母而歌則壤當絕叩其箕踞之

脛則壤猶為故人盛德中禮見乎周旋此亦可見范尹皆以為壤非可言論者故叩其脛而深責之亦不然也又曰禮六

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此蓋孔子自衛反魯之後曳杖而出而適見壤之夷俟也因數其失遂以所曳之杖微擊其脛使

斂其足而不踞耳豈其不可以言喻而反可奮然運挺以毆之哉

關黨童子將佻或問之曰益者與平聲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黃氏曰禮之於人大矣夫子於原壤童子皆以是教之述論語者以類相從所以著人無老少皆不可以無禮儀也朱子

論語卷之三

或問曰抑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十歲與孔琬年相比每孺子之此句猶漢書所謂呂執筆記事於后兒子畜之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音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去聲者病莫能興子路愠

見音現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朱子曰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於此可見按史記去衛適陳是歲魯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齊氏曰考春秋其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見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於兵間也黃氏曰夫子對靈公

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或問靈公問陳而夫子遽行何也朱子曰為國以禮戰陳之事非人君所宜問也况靈公無道夫子固知之矣特以其禮際之善庶幾可與言者是以往來於衛為日最久而所以啓告之者亦已詳矣乃於夫子之言一無所入至是而猶問陳焉則其志可知矣故對以未學而去之然不徒曰未學而已猶以俎豆之事告之則夫子之去蓋亦未有必然之意也使靈公於此有以發悟於心而改事

馬則夫子之行孰謂其不可留哉故史記又云明日與孔子
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則是夫子之行又
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夫子既行而靈公
卒衛國大亂俎豆之對其旨遠哉

子曰賜也女音汝以予為多學而識音志之者與平聲對曰然非與曰

非也予一以貫之

謝氏曰聖人豈務博者哉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
也故曰予一人貫之胡氏曰天之於萬物是一氣之貫聖人
之於萬事是一理之貫朱子曰夫子以一貫告之此雖聖人
之事然因已以告子貢使知夫學者雖不可以不多學然亦

有所謂一以貫之然後為至耳又曰諸說皆有以博為病之
意是蓋不察乎所謂一者固所以該乎萬若無所謂萬者則
其為一也亦將何以貫為哉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
說約也此正學者之事也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鮮上聲

朱子曰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愠見發也
覺軒蔡氏曰夫子當造次顛沛之中所以告門人弟子者各
隨其所蔽而開發無以異於洙泗雍容講論之素吁此其所
以為聖人也或問知德者鮮之說朱子曰史記以此連上章
為一時之語然則以陳蔡之大夫子路之愠見子貢之疑於

多學皆為未知德也與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平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亡百行矣言不忠信

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七南於前也在輿則見

其倚於衡也夫扶音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子曰直哉史魚邦有

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

卷而懷之○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

言失言知去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

害人而有弑身以成仁○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

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顏淵問為

邦子曰行夏之時乘音殷之輅音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

遠去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程子曰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周衰聖

人不作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常行之道發此以為

之兆耳兆猶由是求之則餘皆可考也尹氏曰此所謂百王

不易之大法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孔顏雖不得行之於

時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

者也○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平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也○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去然矣○子曰不曰如之

何如之何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
好行小慧難矣哉○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去以出
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
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子曰君子求諸已小人
求諸人○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子曰君子不以言
舉人不以人廢言

陳氏曰如孔子因宰予晝寢而聽言必觀行孟子不沒陽虎
為富不仁之言聖賢之心公而無蔽故如此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平者其

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或曰若有譽而無毀則聖人之心為有所倚矣朱子曰有毀
無毀是乃善善速惡惡緩之意正書所謂罪疑惟輕功疑惟
重春秋傳所謂善善長惡惡短孔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惡
之意而仁包五常元包四德之發見證驗也聖人之心雖至
公至平無私好惡然此意則未嘗不存是乃天地生物之心
也若以是為有倚而以夫愆然無情者為至則恐其高者入
於老佛荒唐之說而下者流於申商慘酷之科矣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平之今亡無矣夫音

朱子曰此必有為去而言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句無益句不如學也

朱子曰聖人說發憤忘食却是真箇惟橫渠如得此意嘗言孔子煞喫辛苦來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語以教人爾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反奴罪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去聲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

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程子所謂不可將第一等事讓與別人做

子曰貞而不諒○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張南軒曰為貧而仕則奈何孔子嘗為委吏矣亦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為乘田矣亦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蓋亦以敬其事為主也若曰為貧而仕食焉而已違恤其事則失其義矣子曰有教無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去聲謀○子曰辭達而已

矣。○師冕見賢遠反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平子曰然固相去聲師之道也

朱子曰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南軒張氏曰道無往而不在聖人之動靜語默無往而非道蓋各止於其所而已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朱子曰聖人之意告之階席者慮其不見而或至於覆跌告之以在坐之人者恐其不知所為而抑鬱無聊也不專為不使至於有過而已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平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具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平有言曰陳列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去聲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徐叢反出於柙戶甲反龜玉毀於櫝音獨中是誰之過與平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音舍音上音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音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

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朱子曰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此云冉有季路見於孔子者疑子路嘗從孔子自衛反魯冉仕季氏不久而復之衛也史記定公十三年夏孔子言於定公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左傳定公十二年仲由為季氏宰史記哀公三年孔子年六十矣在陳秋季桓子卒康子召冉求明年孔子自陳廷祭左傳哀公十一年冉求帥左師戰于郊此二子仕季氏不同時之證也趙氏曰哀公十一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月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時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懼之難此子路再仕季氏同冉求見於孔子之証也洪氏曰伐顓臾之事不見於經傳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蘇氏曰舊說以蕭牆之憂為陽虎

之難以吾考之定公五年陽虎始專季氏囚桓子至九年欲殺桓子不克而出奔齊前此者季氏之所為惟虎之聽非二子之罪也定公五年孔子年四十有七冉有少孔子二十有九歲蓋年十八而已未能相季氏也定公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哀公十一年冉求為季氏宰皆見於春秋則伐顓臾非陽虎出奔之前其在季康子之世歟哀公七年季康子伐邾以召吳冠故曰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十五年公孫宿以成叛故曰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公患三桓之侈也而欲以越去之故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朱子曰蕭牆之禍亦本泛言非預知哀公以越伐魯之事也范

子聖金書
氏所謂至誠前知與鬼神合其吉凶者過矣孔子之言乃據
其事之已然者言之豈前知之謂哉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
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
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
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
夫四世矣故夫音扶三桓之子孫微矣

朱子曰此章專論魯事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音平辟
音婢亦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吳氏曰友道損益豈止於三夫子蓋略言之從是推之皆可
求也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音五教損者三樂樂節禮樂音節樂道人之善樂

多賢友益矣樂驕樂音洛樂佚遊樂宴樂音洛損矣○孔子曰侍於

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

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

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

戒之在得○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孔子曰生而

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

民斯為下矣。○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去見得思義。○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叶南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齊景公有馬干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其斯之謂與。平声。○朱子曰：章首當有孔子

曰○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立。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者，陳亢附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

君子之遠去其子也。

朱子曰：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亢以為子其子。潛室陳氏曰：若一以遠其子，則是有心于為公也。聖人然乎哉？新安陳氏曰：味伯魚答陳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其濡染薰陶之所得矣。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孔氏正義曰：當夫子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家臣僭大夫，非一日矣。以至婢妾亦僭夫人，然正名定分，當自

諸侯始故夫子有志於古禮而嘗言之記者附見於衛靈公之篇末豈因南子而發歟南軒張氏曰此夫子正名之意也春秋時以妾母為夫人甚則以妾為夫人如魯惠晉平之為者名實之乖一至於此正其名所以責其實也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去聲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去聲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朱子曰陽貨季氏家臣名虎嘗囚季桓子而專國政

定公五年虎囚

桓子欲令孔子來見已而孔子不往又曰孔子不見者義也其往拜者禮也必時其亡而往者欲其稱也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也隨問而對者理之直也對而不辯者言之遜而亦無所訕也也胡氏曰聖人不徇物而亦不苟異不絕物而亦不苟回愈雍容不迫而愈剛直不屈此其所以為時中之妙也黃氏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蓋謂夫子既老可以有為之日月已過矣是亦諷使速仕也朱子曰貨語皆譏孔子而諷使速仕孔子固未嘗如此而亦非不欲仕也但不仕於貨耳故直據理答之不復與辯若不諭其意者楊氏曰楊雄謂孔子於陽貨也敬所不敬為去聲訕與屈身以信神道非知孔

子者蓋道外無身身外無道身誠矣而可以信道吾未之信也張敬夫曰聖人之待惡人言雖孫而理未嘗枉若他人孫言則或至於害理直理則或至於犯害惟聖人則從容酬酢而自然中道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子曰唯上知去聲與下愚不移此與上章

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爾○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華版反爾而笑

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朱子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為道一也但衆

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驟聞而深喜之因行其言以戲之而子游以正對故復是其言而自實其戲也儀氏曰古者教人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春夏陽氣發達之時聲屬陽故教以詩樂想夫子過武城是春夏時也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音悅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音扶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

東周乎

朱子曰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叛程子曰聖人以天下無不可有為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欲往然而終不往者知其必不能改故也又曰公山弗擾不召叛人

逆黨而召孔子則其志欲遷善改過而未知其術耳使孔子而不欲往是沮人為善也何足以為孔子蘓氏曰孔子之不助叛人天下之所知也畔而召孔子其志必不在於惡矣故孔子因其有善心而取之使不自絕而已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衆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馮氏曰孔門問仁無稱問仁於孔子者

此其齊論與

佛音弼胥音密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

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胥以矣平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

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乃結而不結吾豈瓠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朱子曰佛胥晉大夫趙氏之中牟宰也子路恐佛胥之免音每

夫子故問此以止夫子之行輔氏曰聖人道大德弘所過者

化人之不善一經聖人照臨之則大者革心小者革面之不

暇何至有免於聖人若夫昏愚之至不可以當聖化者則聖

人又自有以處之在上則或若堯舜之待三苗在下則若夫

子之待陽貨公山佛胥亦豈能免於聖人哉張敬夫曰子路

昔者之所聞君子守身之常法夫子今日之所言聖人體道

之大權也然夫子於公山佛胥之召皆欲往者以天下無不

可變之人無不可為之事也其卒不往者知其人之終不可變而事之終不可為耳一則生物之仁一則知人之智也又曰子路蓋不悅公山之召矣及此而復有言者則以中心所疑雖聞聖人之言而自反終未能安故問以辯之亦可謂善學矣然其不悅者蓋以已觀聖人而未知以聖人觀聖人耳

子曰由也女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君吾語去聲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音並音○子曰小子何莫學夫音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音草木之

名○子謂伯魚曰女音為周南召音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

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音平

厚齊馮氏曰此疑在伯魚過庭之後已告之學詩恐其未必

踐言而復告之也新安陳氏曰孔子過庭之傳既以學詩居

學禮之先此又以二南為學詩之先所以丁寧其子者豈有

他說哉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子曰色

厲而內在音而審音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音平○子曰鄉原

德之賊也○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子曰鄙夫可與事

君也與音平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

所不至矣

蘓氏曰患得之當云患不得之闕文也鄙夫止於營私其害至於亡國李斯之立胡亥張禹之右王氏其謀皆始於患失故孔子深畏之曰無所不至者言其必至于亡國也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

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

已矣○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

方服邦家者惡並去聲○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

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朱子曰四時行百物生莫非天理發見形句反流行之實不待

言而可見如聖人一動一靜莫非妙道精義之發亦天而已

豈待言而顯哉程子曰孔子之道譬如日星之明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朱子曰孺悲魯人嘗學士喪禮於孔子當時必有以得罪者

故辭以疾而又使其知其非疾以警教之也鄭氏曰於絕之之

中不忘教之之意聖人之心如天地之不棄物也仁矣哉朱

子或問曰聖人之門來者不拒儻不有故未有卻之如此

峻者而其事則不可知耳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音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

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鑽相官反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音扶下同稻衣去聲夫錦於女音汝下同安乎曰安女安則為女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如不樂音洛居處不安故不為也
 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
 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
 父母乎

馮氏曰魯莊公之喪既葬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麻不入
 然則三年之喪不行久矣至是而夫子舉行之宰我門人高
 流也日聞至論而猶以期為安况斯世乎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
 已

李氏曰聖人非教人博奕也所以甚言無所用心之不可爾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
 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胡氏曰疑此子路初見孔子時問答也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去聲下同唯惡者之惡如字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
 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
 亦有惡乎惡徼古堯反以一知去聲者惡不孫去聲以為勇者惡許居
 以為直者○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也近之則不孫
去聲遠之則怨去聲

朱子曰何以知小人為僕隸下人也若為惡之小人則君子

遠之惟恐不嚴怨之亦非所恤矣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去焉其終也已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朱子曰按史記殷周紀宋世家所記此事先後皆不同惟略

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佯狂為奴為紂

所囚者近是

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

而不三去聲黜上句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直道二句枉道

去魯而適他國也

胡氏曰此必有孔子斷丁亂之言而亡之矣饒氏曰柳下

惠謂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是欺天下無一君之可事無

一國之可往此便是他不恭若夫子則歷聘侯國何嘗以

天下為無可有為之人朱子曰三黜之後雖不屑去然意其

遂不復仕故孔子得以列之於逸民之目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老

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朱子曰此言必非面語音御孔子蓋自以告其臣而孔子聞之

爾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朱子曰李桓子魯大夫名斯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為魯司
寇攝行相事齊人懼歸女樂以沮在呂之尹氏曰受女樂而
急於政事如此其簡賢棄禮不足與有為可知矣夫子所以
行也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者與○問設若致膳則夫子
果止否朱子曰也湏去只是不若此之速必別討一事故去
范氏曰此篇記仁賢之出處而折中以聖人之行所以明中
庸之道也或問史記載孔子之去魯也有彼婦之口可以出
走之歌今尹氏直以為知魯之君相無敬賢之心而去何邪
朱子曰齊人之謀固欲以是沮孔子矣蓋欲以女子為間於
魯之君相使之先有以焚惑其耳目感移其心志遂乘閑而

進說以沮敗其所為甚則或遂中以不測之禍而不慮孔子
之覺之早去之速也然孔子之覺之也直以其無敬賢之心
知其不足與有為耳而其禍之將至者則固亦不外乎此也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
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
辟音避之不得與之言

子曰接輿楚人佯狂避世夫子時將適楚故接輿歌而過
其車前也子下車蓋欲告之以出處之意
長平聲沮七徐反桀溺反歷耕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
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平聲曰是也



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平聲對曰然曰滔滔生刀反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誰者

指世人而言易者皆主夫子而言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

哉音憂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音武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

吾非斯人之徒與如字下同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朱子曰時孔子自楚音乎蔡津濟渡處知津言數音周流自

知津處辟人謂孔子辟世桀溺自謂雲峰胡氏曰聖人不敢

有忘天下之心則沮溺忘天下者也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

天下而棄之則沮溺棄天下者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民胞物與何忍忘之又何忍棄之於此見沮溺之為忍聖人

之為仁沮溺之為過聖人之為中歟朱子曰楊氏謂夫子非

辟人者而以鳥獸不可同群為夫子自辨其不辟人之詞則

矢之夫子去魯適衛去衛適陳至於微服而過宋以辟桓魋

之難則固不免於辟人矣然辟人者特以義去就而未嘗遂

與人絕若辟世則遂與人絕直與鳥獸同群矣故夫子所謂

鳥獸不可與同群者乃所以譏桀溺之辟世而與人絕耳非

以自解其不辟人也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音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

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

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音之見賢遍反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

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朱子曰、孔子使子路反見之、蓋欲告之以君臣之義、又曰、聖人憂世之心、固是急欲得君而行道、到靈公問陳、遂行景公不能用、又行桓子受女樂、又行、無一而非義、靈峰胡氏曰、接輿、沮溺、丈人、章甫、冠以楚狂二字、皆楚之狂者也、夫子於此、四人有惓惓接引之意、在陳之嘆、蓋亦如此、然魯之狂士、何幸而得在聖人陶冶之中、楚之狂者、又何不幸而自棄於聖人造化之外也哉、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

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平聲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去聲

同、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

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大、音泰師摯適齊、亞飯、扶晚反、干適

楚、三飯、繚、音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徒刀反、武入

於漢、少去聲、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張子曰、周衰、樂廢、夫子自衛、反魚、一嘗治之、其後伶、音靈、人賤

工、識樂之正、及魯、益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

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儀頃之、助功、化如此、如有用我、期

月而已、豈虛語哉、汪氏曰、記此篇者、先齊歸女樂、後此章、不

無微意蓋魯之君臣惑溺於女樂樂官失職盡無所用矣奔
逃駭散無一人留樂工皆去樂音絕矣夫子初心欲定禮樂
以示來世而乃廢絕如此此章所記其深有感也夫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陸氏釋文唐開元五經文字皆作弛其親不使大臣怨
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人訓戒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
忘也其或夫子嘗與門弟子言之歟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鳥氏反

雙峯饒氏曰四乳皆雙生所為異事八子皆賢尤異事也故
孔稱之可見周時氣數之盛

子夏第十九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程子曰他人儼然則不溫溫則不厲惟恐子全之謝氏曰此
非有意於變也蓋並行而不相悖也如良玉溫潤而栗然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曾子曰
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
之政是難能也

朱子曰鄧氏之言曰獻子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
之臣則其臣必賢其政必善矣莊子年少嗣立又與季孫宿
季武子同朝宿父季文子忠於公室宿不能守而改之莊子乃

獨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而終身焉是孔子之所謂難也
若父之臣與父之政有不善而不改則是成其父之惡耳惡
得為孝哉

衛公孫朝音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音志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

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焉字皆於虔反

朱子曰此所謂人正謂老聃長弘鄭子師袞之儔耳若入太
廟而每事問焉則廟之祝史亦其一師也

叔孫武叔語去聲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
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有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

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

矣夫子此夫子指武叔魯大夫名州仇之云不亦宜乎

旣氏曰聖人之道雖曰難入然其入亦自有方如博我以文
約我以禮便是從入之門張敬夫曰武孫亦豈真能知子貢
者使果知之則於夫子之門當求其所以入者而不暇矣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
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
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朱子曰自絕謂以毀謗自絕於孔子胡氏曰聖人之心如化
工之生物未嘗不欲物物而生之也彼傾者覆之物自傾而

不得受化工之生也。聖人未嘗有絕人之心，彼毀謗者自絕於聖人耳。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去聲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朱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故曰：不可階而升也。謝氏曰：夫子之得邦家者，其鼓舞群動，捷於桴鼓，影響人，雖見其變化而莫窺其所以變化也。蓋不離去聲於聖而有不可知者存。

焉。聖而進於不可知之神，此殆難以思勉及也。程子曰：此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黃勉齋曰：子貢不言其德而稱其得邦家之故，何也？曰：天之德不可形容，即其生物而見其造化之妙；聖人之德不可形容，即其感人而見其神化之速。天下之理實大則聲宏，本深則末茂，感動之淺深遲速，未有不視其德之所至者。聖人道全德備，博厚高明，則其感於物者如此，因其感於物以反觀聖人之德，豈不曉然而易見哉。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獲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也至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去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悅

黃氏四如曰泰伯篇末堯曰首章歷叙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此蓋孔子定書時語南軒張氏曰此所載帝王之事孔子之所常言門人列於末章所以見前聖後聖之心若合符節其不得時位而在下則夫子之道其得時位而在上則帝王之

業楊氏曰論語之書皆聖人微言而其徒傳守之以明斯道者也故於篇終具載堯舜咨命之言湯武誓師之意與夫施諸政事者以明聖學之所傳者一於是而已所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也孟子於終篇亦歷叙堯舜湯文孔子相承之次皆此意也或問曰范氏之意若以治曆明時為人君之事者謝氏以曆數有歸而言則又若後世識緯之學者其論不同柰何朱子曰謝氏得之矣蓋帝王相承其次第之數若曆之歲月日時亦有先後之序也然聖人所以知其序之屬於此人則以其人之德知之非若識緯之說徒以其姓名見於圖籙而為言也又曰聖賢所言中有二義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云者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之理其氣象如此也中庸云者理之在事而無過不及之地也此曰允執其中蓋以其在事者而言若天下之大本則不可得而執矣且聖人之道時止時行夫豈專以塊然不動者為是而守之哉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

而不猛乎屏音丙上聲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聲納之吝謂之有司

尹氏曰告問政者多矣未有如此之備者也故記之以繼帝王之治去聲則夫子之為政可知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附讀論語孟子法

程子明曰讀書者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聖人之所以至於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

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可見矣輔氏曰聖人作經之意不過欲發明此理以曉人又曰學者須將論語中諸弟子問處作自己問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雖孔孟復生不過以此教人

程子伊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事實

朱子曰孔子教人極直截孟子較費力孟子必要充廣孔子教人便有下手處如教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非礼勿視聽言動之類又曰孟子說心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曰孔門雖不魯說心然答問仁處拈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

上卷孟子傳註大全

趙氏曰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子思孔子之孫名伋音急索隱云王劭以人為衍字而趙氏註及孔叢子等書亦皆云孟子親受業於子思

通考吳氏程曰按孟子魏惠王二十五年游梁至哀王七年而燕人畔齊距孔子蓋一百六十七年是為周赧王之三年而孟子著書身成固猶在其後也况孔子夢奠時伯魚之沒已六載子思固長不然亦非幼矣子思享年六十有二闕里志云年及百餘歲去孔子四五十年而卒而孟子始生其不得親受業可見慶源輔氏曰子思之門人無顯名於後

者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
程子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也故
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上諸侯之國又各
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
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
之道者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有功於聖門仲尼只說一箇
仁字孟子開口便說仁義仲尼只說一箇志孟子便說許多
養氣出來只此二字其功甚多尹氏曰當是之時天下方務
於合從子容連衡橫以攻伐為賢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
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董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以上見序說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
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太史公司馬談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常防其源

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
以異哉謝登山曰夫子罕言仁不過於隨事發見處言孟子
仁人心一語直說仁之本體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孔子惡其不仁而為去其象

本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此孟子之言○齊宣王問

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

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通則王夫乎

董子仲尼曰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同為其先詐力

而後仁義也註疏云孔子之門徒頌述必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必賤薄之

○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音尤而傳命○公孫丑問曰夫子

孟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雖由至異矣

字微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

朱子曰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動心之謂

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音奔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

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黜伊反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

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搦寬博亦不受於萬乘

去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孟

施舍去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是敵而後進慮勝而後

會是謂三軍者也舍豈能為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似

曾子北宮黜似子夏夫音工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

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

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懼之瑞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

往矣於夫子孔子也

魯齋王氏曰朱子云孟子養氣之論孔子已道不子曰內省

不疚夫何憂何懼愚謂與此正相表裏自反則內省也直則

不疚矣雖千萬人吾往不憂不懼也

並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
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
可夫扶音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
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
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扶音蹶者趨者是氣也而
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平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朱子曰知言養氣雖是兩事其實相關正如孔子言致知格
物正心誠意若知言便見是非邪正義理昭然此浩然之氣
自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
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反也是
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反於心則餒矣我
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上而揠反之者
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
苗則稿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上之者不
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
曰反諛皮寄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
其所窮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

從吾言矣

慶源輔氏曰欲治蔽陷離窮之病在先去其蔽無所蔽便無
下面三件蔽之源不一有為氣稟所蔽有為物欲所蔽有為
學術所蔽有為習俗所蔽問去蔽之道當何如曰孔子嘗謂
六言六蔽皆基於不好學欲去蔽者當自好聖賢之學始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去孔子兼之曰
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則夫子指孟既聖矣乎
程子曰孔子自謂不能於辭命者欲使學者務本而已彼峰
胡氏曰孔子之聖不假乎知言養氣之功孟子之知言養氣
乃學而亞聖者也

曰惡平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
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
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音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
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
體而微敢問所安昔者一節公孫丑之問曰姑舍上是曰伯夷伊尹何如
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
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
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
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
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平曰有得百里之地

五二

兩君之皆能以朝音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皆不為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
 以知聖人音蛙不至阿其所好音去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
 堯舜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之
 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遠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
 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音符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音迭
 河海之於行潦音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
 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也

程子曰語聖則不思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
 蓋堯舜治天下夫不又推其道以垂教萬世堯舜之道非得

孔子則後世亦何所據哉註疏曰見孔子制作之禮而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

○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音善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

朱子曰若七十子之從孔子至於流離饑餓而不去此又非有名位勢力以驅之也

○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音武牖戶今此下民

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孔子讀詩而贊之○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雲峰胡氏曰孔子亦嘗說性善曰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但善

字從造化發育處說不從人生稟受處說張氏頊曰天命謂
 性子思指天所賦而人受之者為言合理氣而言也孟子指
 民受天地之中者為言專指理而言也孔子言性相近以形
 體之已具者言孟子之言性善以有形體之初者言也皆一
 理也

○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
 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
 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
 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
 不與去聲焉以下孟子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

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
 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一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
 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年師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
 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平聲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註
曰悲不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註疏曰孔子冢上獨居三年
成聲也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
 之疆上聲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蒲木之皜
皜音杲子不可尚已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又曰夫子
 道德明著光輝潔白非有若所能彷彿弗音弗也趙氏熹曰孔子

既沒弟子思慕有若狀似孔子相與共立為師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

溝壑音合勇士不忘喪其元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孔子奚取焉取非其

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傳去聲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贊同

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邇急乎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成音夫人蠶練素刀反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

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

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失位三月便發一祭故可弔弔其不得祭非弔其不得君出疆必載

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去聲疆舍上聲其耒

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

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

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音酌之言鑽穴隙去聲逆

反相窺踰墻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

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胡氏曰論語不仕無義夫子雖責隱者之不仕而義之一字

雖仕亦有不可苟者○註疏曰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

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為壇

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復蓋亦此意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納同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現音孔子而惡去聲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音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此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曾子曰脅肩諛笑病於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奴反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朱子曰聖人禮義之中正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于汚音賤而可耻汪氏廷直曰干木泄柳太剛者也曾路所譏太柔者也孔子於貨之饋而往拜則與太剛者也異矣

必俟其禮之至而往拜之拜之必矚其亡則與太柔者異矣所以無可無不可而為聖之時也○註疏曰豚豕之小者蒸豚熟豚也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正義曰孔子不見知其非腎故也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去聲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去聲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洛音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魚反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

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
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去聲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矣及紂
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去聲武王誅紂伐奄平聲三年討其君驅
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
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去聲有讀為又古字通用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
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聖王不作諸侯放恣
處士橫去聲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
楊氏為去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

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
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
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為去聲此懼閑先聖之
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
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去聲放淫辭以承三聖禹周公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

一治也。又曰：非說當時便一治，只是有得箇治法，使道理光明燦爛，有能舉而行之，為治不難。胡氏曰：禹與周公之功，當時之治也。孔子春秋之功，萬世之治也。三聖以真西山曰：三聖事雖不同，而其救天下之患，立生民之極，則一也。陳氏曰：當時倫紀亂矣，此孔子之不得已於有言也。又曰：聖賢及世之亂而治之，達而在上，則見於有為，而治功見於當時；窮而在下，則不免於有言，而治法垂於後世。孔子曰：予欲無言，終不能無言也。作春秋以為後法，猶未至於辯者。孔子之時，異端未熾，而孔子之聖言教易乎，故也。輔氏曰：聖人之道，非不愛身也。然有致身事君之義，有弑身成仁之時，故不至於無

君非不愛物也。然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有自然之序，故不至於無父。○註疏曰：禹稷胙胙，周公仲思仲尼，皇皇正義曰：凡此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僉，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音扶國君好仁，天下無敵。孔子因讀以詩而言

○有孺子歌曰：滄浪音即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朱子曰：聖人聲入心通，無非至理。此類可見。陳氏曰：此孔子

所以為耳順也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况於為去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此言強戰者為孔子之所深惡也

范氏曰孔子曰斷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非孝也草木鳥獸殺之不以時則逆天地之理猶為不孝况於人倫可不重哉○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楊氏曰聖人所為本分之外本然之分乃事理之至理者若事到這裏極了再過此子便是

此不加毫末朱公遷曰此以德行言聖人孟子言仲尼不為已甚孔子自言依乎中庸二說互相發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上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上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上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下各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去過情君子耻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饒氏曰論孟二不舍晝夜所指不同夫子說道體孟子說有本所謂微旨川上之歎是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

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孟子曰禹惡_去旨酒而好_去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_去楚之檮杌_音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朱子曰此又承上章歷叙群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又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

也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問黍離降為國風恐是夫子刪詩時降之潛室陳氏曰雅詩多是王者朝會燕饗樂章或是公卿大臣規諫獻納之所作東遷以後朝廷既無制作公卿又無獻納故雅詩遂亡獨有民俗歌謠其體制聲節與列國之風同故止可謂之王風非聖人能降之也尹氏曰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輔氏曰春秋之善善惡惡撓亂世而反之正上明四代之禮樂下示百王之法程聖人之用備見此書新安陳氏曰五經夫子之教春秋夫子之政也饒氏曰思兼三王

王以施四事，周公所行，皆王者之事。到孔子之時，王者之迹滅熄，故孔子出來作春秋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此朱子曰：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以辭雖謙，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又曰：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張子曰：孟子謂孔子猶在五世之內，雖不得親為弟子，其餘澤在人，猶有能傳其孝者，故我得竊取其善於人，以為善。南軒張氏曰：自今觀之。

孔子之澤，為所浸灌，萬世不斬也。蔡氏曰：孟子之生，去孔子之卒，方七十一年之后。

○禹稷當平時，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賢其進則憂民之憂顏子當

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

有一瓢飲

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

孔子賢之。

樂已之樂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

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

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

岌反魚及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

野人之語也。堯在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

百姓知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

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
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則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
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
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
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
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
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去堯禹之相去舜
也歷年多施澤於民又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
年少施澤於民又舜禹益相平去又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

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
有天下

朱子曰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
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
天下伊尹相去湯以王去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
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去之於桐三年太甲悔賄
過自怨自艾音於桐上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使
歸于亳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孔子曰

孟子卷之五 十三卷 六一

唐虞禪音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一者何也禪繼皆奉天命而已矣○萬章問

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音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孟

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讎由彌子名之妻與

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

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

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

馬向將要平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

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王若

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

朱子曰主謂舍於其家以之為主人也癰疽瘍音醫也侍人

奄音掩與人也皆時君所近狎之人也又曰聖人以義處命

不特斷以命也所以曰有命對彌子瑕言之也南軒張氏曰

聖人非擇禮義而為進退聖人之進退無非禮義禮義之所

在固命之所在也此所謂義命之合一者也呂氏曰無義無

命是無可得可受之理故孔子不主彌子以受衛卿二者義

命有自合之理無從而間焉○史記謂孔子去至陳主於司

城貞子陳氏曰以文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於司城貞子適

陳為陳侯周臣朱子曰孟子言孔子雖當阨難去然猶擇所

主况在齊衛無事之時豈有主癰疽侍人之事乎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

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去聲政之所出橫去聲民之所止不忍居也
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
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伊
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
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
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音被堯舜之澤者若
已推而納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
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
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
能免我哉故開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孔子之去齊接

沂先歷反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
速可以久而義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或曰孔子去魯不稅脫冕而行豈得為遲楊氏曰孔子欲去
之意義矣不欲苟去故遲其行也膳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
矣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去聲者也柳下惠聖之和
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孔子集三聖之事而

樂者集衆音之小成而為一大成也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
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
之事也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

力也其中中非爾力也

朱子曰孔子巧力俱全而聖智兼備三子則力有餘而巧不足是以一節雖至於聖而智不足以及乎時中也又曰此章言三子之行去各極其一偏孔子之道兼全於衆理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缺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三子猶春夏秋冬之各一其時孔子則太和元氣之流行於四時也又曰孔子仕止久速去各當其可蓋兼三子之所以聖者而時出之非如主子去以一德名也或疑伊尹出處上合乎孔子而不去聖之時何也程子曰終是任底意思去在所謂任去他治亦進亂亦進處看孔子必不肯恁

地做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孟子曰恭也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平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閱不畏死凡民罔不諷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

比去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

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

較音角孔子亦獵較趙氏曰田獵相較奪禽獸以祭獵較猶可而

况受其賜乎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平曰事道也事道

奚獵較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曰奚不

去也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

終三年淹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上之仕

於季桓子魯卿季孫斯也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衛侯元也際可之仕也

於衛孝公疑出公輒也輔氏曰或是字誤或當公養之仕也

輔氏曰孔子亦獵較見聖人同物之仁不以四方之食供簿

正見聖人處事之智未嘗有三年之淹見聖人制行之勇○

問孔子仕於定公而言於季桓子何也朱子曰當時李氏執

國柄定公亦自做主不起孔子相魯皆由桓子及桓子受女

樂孔子便行矣桓子臨死謂康子曰使仲尼之去而魯終不

治者由我故也是以孔子此時失了幾會不曾做得成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娶妻非為養也而有時

乎為養為養並去為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辭尊居卑辭富

居貧音平惡音平乎宜乎抱閔擊柝音托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工外計

當都浪反而已矣嘗為乘去由矣曰牛羊茁阻刮反壯長上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

朱子曰以孔子大聖而嘗為賤官不以為辱者所謂為貧而
 仕官卑祿薄而職易稱去聲也又曰程先生說孔子為乘田則
 為乘田為司寇則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
 方能行道此便是他能大而不能小處惟是聖人則大小方
 員無所不可也陳氏曰居卑貧者雖其職易稱尚必求稱其
 職如孔子之為委吏乘田必求會計之當牛羊之茁是也豈
 有位高祿厚而不求行道以稱其職者觀此則知卑官雖危
 苟受之理為貧而仕者
 當以孔子為律令可也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
 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質同為臣不敢見於諸侯

禮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
 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去聲也哉
 曰為去聲其多聞也為去聲其賢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
 師而况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繆公亟
 見於子思曰古千乘去聲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
 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
 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
 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况可召與平齊景
 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
 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曰以

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况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欲猶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詩云周道如底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平聲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名召之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去聲善幽厲興則民好去聲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王子比干今日性善然則

彼皆非與平聲

新安陳氏曰蘇東坡論性謂自堯舜以來至孔子不得已而曰中曰一未嘗分善惡言也自孟子道性善而一與中支矣是故即告子性無善無不善之說也潛室陳氏曰孔子性相近習相遠却就氣質之性上論清濁至說上智下愚乃論得氣清之十分厚者為上智氣濁之十分薄者為下愚其間相近者乃是中人清濁在四六之間總起是三等氣質又曰孔子是謙說氣質之性孟子是說源頭本然之性諸子只把氣質便作本然之性看所以錯了如韓退之性有三品之說也是但不曾說是氣質之性把氣質然作天性看了之類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也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才者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夷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曰孟子答淳于髡也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膳饋肉不

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平為去肉也其知者以為平為去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

朱子曰孟子言以為為肉者固不足道以為為無禮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蓋孔子於父母之國不欲顯其君相之失又不欲為無故而苟去故不以女樂去而以膳肉行其見幾明矣而用意忠厚固非衆人所能識也汪氏曰不能用聖人而耽聲色君之大罪膳肉不至君之微罪以微罪行仁也不為苟去義也君子之所為仁義而已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

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朱子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孔子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

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朱子曰承接也淅漬米水也清且澁

行不及也○孟子曰君子之厄厄同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

也

朱子曰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輔氏曰陳蔡之厄是亦聖人氣數之否也在聖人則何與音音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當作增茲多口詩

云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孔子也肆不矜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

朱子曰本言衛之仁人見怒于群也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

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愠怒况今能絕衆口之謗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狷音緇乎狂者進取論語道作狷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嚶嚶火交反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去聲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狷也是又其次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夫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為踽踽其禹涼涼生斯世

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音然然媚於世者也是鄉原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去聲似而非者惡莠音有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

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素實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仁山金氏曰邵子經世之書以運經世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兩伯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末庚戌之歲凡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趙氏曰孟子之生雖不可考然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魯穆公之末蓋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合之凡一百四年是百有餘歲也

懋賞曰按孔孟事譜穆公元年上距哀公十六年孔子之卒七十集孔子之孫子思仕魯穆公為臣則既老矣孟子在子思之後則其見穆公雖當其末年亦必三十餘歲矣觀此則孟子之生在穆公之初不在末年而親受業於子思之時子思亦近百歲而孟子年亦四十五矣

孟子年譜

孟子年譜

